

大海捞真

高学历家长莫要以“编外教师”自居

●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尊重家长对教育的监督权与参与权，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少数家长“外行管内行”式的瞎掺和。

□邓海建

这几年，高学历家长越来越多，他们多有顺利且成功的求学历程，大多积累了成熟、成体系的学习经验。部分家长将自己的经验和观念“套用”到孩子的学校教育中，点评和质疑教师授课内容，俨然成为“编外教师”。这也让一部分教师陷入困惑：家长总来指导教学，课都不知道怎么上了。

所谓“众口难调”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一千个家长心目中恐怕也就有一千个“理想型教师”。如果各有立场、各有讲究，即便是孔夫子再世，恐怕也很难收获所有家长的“五星好评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尊重家长对教育的监督权与参与权，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少数家长“外行管内行”式的瞎掺和。

家长关心教育，这是好事一桩，但关心要有“度”，更要有“格”。高学历家长高的是“学历水平”，并非高在“教育教学技能”。高学历家长动辄喜欢对基础教育指指点点的底气，多来自个体化的“解题能力”。不客气点说，这种底气，随着孩子进入高年级学习或者自己解不出的题目渐多，终将消失殆尽。

有两个误解还是要澄清一下：其一，“解题能力”不等于“教育能力”。一个博士学历的家长，未必就比专业毕业的师范生更懂教育。如果高学历就等于懂教育，那么所有高学历家长都可以让孩子在家自学成才了。教育之所以是一门行当，就在于其固有的规律与规则。课该怎么上、孩子该怎么教，这本身就不是比拼学历的事情。

其二，“专业意见”不等于“乱指乱点”。教育部要求所有中小学、幼儿园



作者简介 邓海建，电视新闻制片人。浙江省青少年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。光明日报、澎湃新闻、央广之声等特约评论员。历获中国新闻奖、全国十大网评员、“五个一百”网络正能量榜样等奖项或称号。

都要成立家长委员会，参与学校办学、管理与评价。不过，这个“参与”的技术含量，要求还是非常高的。如果乱插手、乱提意见，不仅影响了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“教育权威”，而且会给孩子灌输对学校 and 教师的不信任感。因为说到底，学历也好、分数也罢，终究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。英国新教育运动代表伯特兰·罗素认为，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理想的人格。不要以为成绩才是教育的准星，更不要以为学历代表教育的高度。

“教学之法，本于人性。”教育，是基于人的工作。各有各的特点，各有各的诉求，如果抛开具体学情谈方式方法，不是“半吊子”就是“要流氓”。班级不是一个学生，学校不是一个班级，不能总是从自家孩子的角度去衡量学校教育的是与非。家长当然要关心教育，但请不要轻易“指导教学”，还是该尊重教育的科学与规律。

家长学历越高，在孩子学校教育细节上，越要慎用话语权与影响力。

伟伟道来

“教考分离”不可一刀切

●“教考分离”并非万能，也要具体分析，否则容易让大学教学失了灵气和创造力，如果因此让大学教师失去教学创新热情，更是得不偿失。

□程振伟

近日，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掀起“教考分离”模式改革热潮。所谓“教考分离”，通俗来讲就是负责教学的教师和负责考试出题的教师不是同一拨人。任课教师除了制定课程大纲和组织日常教学外，不参与所教课程的期末考试相关工作。

“教考分离”，并非新鲜事。昆明理工大学、沈阳师范大学等高校都曾或正在推行“教考分离”。据媒体报道，昆明理工大学尝试过遴选出大学英语1、高等数学B、大学物理B、无机化学、大学计算机等课程进行跨省、跨校“教考分离”，并由大连理工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西南大学3所高校承担相应课程的考试命题。一所大学负责教，另一所办学水平更高的大学负责考，尽量减少主观干扰因素，不失为追求教学质量的一种选择。

“教考分离”政策设计的初衷，显然是以尽量追求少受主观因素影响的“考”，倒逼“教”的规范、有序和质量提升。这些年高校加强学业管理已成共识，之前备受关注的“大学拼命玩”，教学、考试“失之于松”，也是根源之一。可以设想的是，如果大学教师不好好备课、课堂不好好教，到期末考试时会故意出容易题、随意“放水”，以求与学生一起“相安无事”。而“教考分离”则是在管住“教”的同时，给学生“拼命学习以通过铁面无私的考试”的信号，考试少了自由裁量，倒逼出规范教学和使劲学习。

然而，细究下来，“教考分离”并非万能，也要具体分析，否则容易让大学教学失了灵气和创造力，如果因此让大学教师失去教学创新热情，更是得不偿失。

首先，大学培养学生，越来越注重评价特别是综合评价，而不仅仅是考试。“教考分离”注重考试，很难兼顾综合评价，比如专业实践、项目表现，就很



作者简介 程振伟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宣传部教师，曾获“五个一百”网络正能量精品评选文字作品奖，红网“红辣椒评论”年度佳作奖获得者，中国网、中国青年网、人民日报客户端等主流媒体特约评论员。

难交给不参与过程管理的第三方考核。其次，大学里一些课程比如公共英语、高等数学等基础课，知识点固定，较适合标准化考试，但一些人文学科的专业课，授课教师自己的研究心得、经验会占很大比例，很容易被“教考分离”束缚住手脚，让其课堂失去光彩。

再者，“教考分离”容易滋生学生“为考而学”的心理。大学教师不仅要教学生专业知识，还肩负着立德树人的使命，所以现在强调“课程思政”建设。如果学生带着“为考而学”的心理暗示，很容易错失个性教师教学的灵魂精髓。

“教考分离”，对少数教学不负责、不注重教学效果的高校教师而言，有一定的震慑作用。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是课堂的主人，前者要注意教学业务能力提升和强化教书育人使命感，后者要自律积极、珍惜学习机会，共同把课堂打造成教学相长、互相受益的知识殿堂。

对大学而言，“教考分离”固然对提升课堂质量颇有裨益，但也有其局限性，不可一刀切。

新闻回顾

3月10日，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下发《南通市小学毕业生体质测试工作方案》。方案规定，“自2021年开始在全市开展小学毕业生体质测试，综合评分60分以上为合格，测试成绩计入学生体育综合成绩。测试成绩不及格的，不得颁发毕业证书。测试成绩未达良好的，不得参加评优评奖”。

小学生体测与毕业挂钩，可行吗？

愿这项改革举措真正发挥作用

□冯海燕

高中生、大学生体测与毕业挂钩早已有之，但小学生体测与毕业挂钩，却是开了全国之先河。

小学毕业是孩子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，几乎是儿童与少年的分割线，很有纪念意义。而且，体测不合格，很可能意味着孩子的身体素质不过关，事关孩子身体健康，不可谓不重要。新规之下，相

信家长、学校对学生的体育锻炼都会重视起来，此前体育课被挤占的现象应该也能够得到积极改善。

当然，政策要想真正落地，前提在于“动真格”。当地教育管理部门要将小学生体测成绩作为对学校、教师考评的重要依据之一，狠抓落实，基层学校的体育教学也要实打实地开展起来。若是雷声大、雨点小，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

学生的课业负担普遍不轻，再加上体测

这个“担子”，有人担心会给学生增负，一些家长也担心是否还要额外为孩子报体育培训班。笔者以为，这样的担忧大可不必。体测合格是小学生们基本都可以达到的水平，并不“超纲”。何况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保障体测成绩，有利于提升学生身体素质，恰恰能适当解放孩子的身体，保证充沛的精力，反过来能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。

但愿此举能倒逼学校、家庭重视体育锻炼，从源头上避免重学科、轻体育现象。

“四年级逃离”现象当重视

□李 平

眼下，体育中考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。从今年起，多数省份体育中考的分值会大幅增加。家长、学校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“体育进中考”上。这些都释放出很好的信号：在中考体育的“指挥棒”作用下，体育长期作为副科的不合理现象将得到纠正，人们会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。

但体育锻炼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学生运动习惯的培养要从小抓起。道理或许谁都懂，但从实际来看，人们对体育锻炼的

重视还远远不够。尤其是小学阶段，孩子的空闲时间几乎都被各类培训班、辅导班牢牢占据，体育锻炼总会以各种借口和理由退居其次。

等到学生上了初中，因为考试的需要再去加强体育锻炼，却为时已晚。最近，频频爆出新：不少初三学生及其家长为在体育中考中获得高分，进行突击训练，运动损伤不时发生。说到底，还是“临时抱佛脚”惹的祸。

小学阶段重视体育锻炼与否，直接关系到学生身体素质好坏。有专家指出，现在

我国小学生有一个“四年级逃离”现象，即许多小学生从四年级开始，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大逐渐离开了运动场，减少了体育锻炼，而“小胖墩”“小眼镜”的比例也是从四年级开始明显增加。2018年我国首份《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》就曾显示：四年级男生肥胖比例为8.5%、女生为5.1%；八年级男生为8.5%、女生为6.2%。

因此，要更多看到“小学生体测与毕业挂钩”的积极意义，期待此举能产生连锁反应，督促更多的人真正做到“体育运动从娃娃抓起”。

光靠“挂钩毕业”还不够

□许朝军

加强中小学体育，增强学生体质，任重而道远，光靠“挂钩毕业”还远远不够。

要想科学提高小学生、中学生体质，当务之急是科学改革学校体育模式、丰富体育内容、增强学生运动的兴趣和主动性。

对于活泼好动的小学生而言，最好的体育锻炼途径，是让他们跑起来、跳起来、欢乐起来。如若每个孩子都能在掌握科学运动技巧、健康知识的前提下，主动选

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体育锻炼，打下良好的基础，何愁体育测试不过关？因此，学校体育课一定要改革授课方式和内容。

一方面，要坚持运动技能技巧、健康知识教育与活动性课程、竞赛性课程、校外自由体育课程等相结合的方式，让体育教学活起来、丰富起来，让学生喜欢起来、运动起来。另一方面，要落实“每天一小时”，开足开齐体育课，把校内体育资源与社会体育设施资源结合起来，让体育课内容丰富起来，让更多的体育运动形式走进课堂、走近学生，让每个学生

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项目。

更关键的是，要科学改革学生评价体系，将体育素养纳入中小學生核心素养的综合评价之中，按照等级进行评价，并通过相似运动项目选考等方式，让不过关者有选择地补考提升，对评价结果进行动态调整，引导每名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锻炼。而这样的评价体系，也会促使家长、学校重新审视如何促进孩子全面健康成长，不至于陷入“重智轻体”的误区。

求智论见

堵上“青少年模式”漏洞

近日，媒体调查发现，即使利用3岁孩子的身份证号码，也可以在爱奇艺App上开通“学生VIP”账号。而在内容上，“学生VIP”也与黄金VIP完全相同。早在2019年，爱奇艺及其他17家视频平台就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。但事实证明，该网站的这一“青少年模式”形同虚设。对此，有必要加强监管力度。而娱乐性视频网站也应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，为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出力。

(王 铎 绘)

漫画快评

强制标准规定教材字号并非小题大做

□付 彪

强制性国家标准《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》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无论是中小学、幼儿园还是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教科书、教辅、试卷、学习读物，还是教室灯具、教学多媒体等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，都要求必须符合近视防控的标准。其中，学生教科书最小用字不得小于“小5号字”；而教学多媒体则不应出现可察觉的闪烁，并符合蓝光防护要求。

笔者以为，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，规定教材字号还真不是小题大做，也不是管得太宽，而是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。

中小学阶段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增长最快的时期。2020年，教育部对九省份部分学生的一项调研显示，与2019年年底相比，半年来学生近视率增加了11.7%，其中

小学生近视率增加15.2%，初中生增加8.2%，高中生增加3.8%。有关专家表示，用眼过度是造成学生近视的主要原因，如果字号太小，读书时身体势必前倾，拉近书本和眼睛之间的距离，很容易造成视力下降。对于处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，最适合阅读的是4号字。

2018年8月，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明确提出，出台相关强制性标准，严格规范儿童青少年的教材、教辅、试卷、作业本、报刊及其他印刷品、出版物等的字体、纸张，以及学习用灯具等，使之有利于保护视力。这一方面说明教材、教辅、试卷、报刊，以及其他印刷品、出版物的字体大小对学生的视力确实是有影响的，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国家尚无这方面的强制性标准。

《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

求》吸收了《中小學生教科书卫生要求》对不同年级教科书字号大小等规定，而且在要求上更体现了“强制性”，同时拓展了有关内容和范畴。比如，不仅细化规定了教科书(包括目录、注释等辅文用字)的字号和字体，还将教辅、试卷、学龄前儿童学习读物等纳入其中。

防控学生近视没有捷径可走，只有从早、从小、从细节入手，才能取得好的成效。此前，杭州市某小学一位语文教师在单元测试时，对试卷做了一点变动，即把考卷放大了给学生做。结果，平时成绩中下的学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强制标准规定教材字号大有必要，有关方面必须严格按标准在细节上深究。

一线声音